

第一部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科幻小说
留英学者破解千古之谜巨石阵的情缘

缘分

简由著

Related
by
Fat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简
由
著

第一部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科幻小说
留英学者破解千古之谜巨石阵的情缘

缘定

Related by Fat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缘定/简由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04-08013-0

I. 缘… II. 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895 号

缘 定

简 由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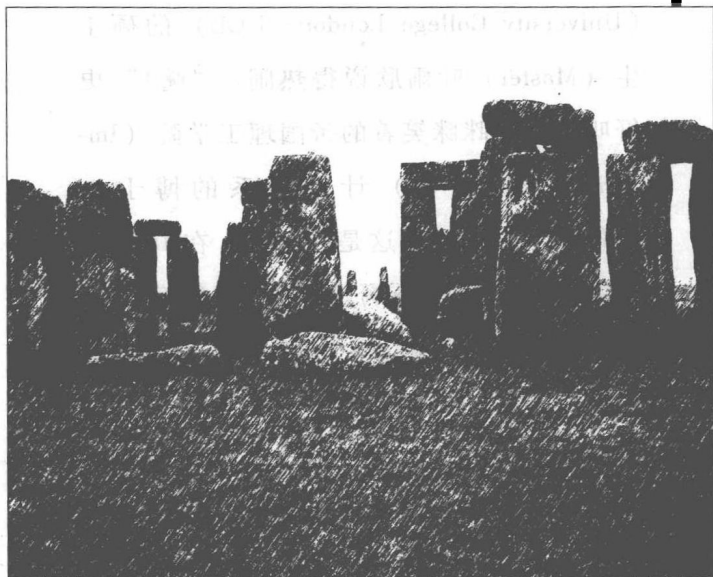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875 字数:100 千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册

书号:ISBN 7-204-08013-0/I·1703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史舒有一种感觉，神秘幽深的Stonehenge，不是人为或不只是为人而设的，所以，任人如何破译，用中文，用英文，还是用其它的什么文字，通通都没用。应该，也许是这样，有一种机缘，但是什么样的机缘呢？史舒也说不清。



汪子豪走上船舱二层时，史舒还浑然不知。当然，这时的史舒根本就不认识汪子豪。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任他什么模样，对面走过，如同空白一样。

史舒正起劲儿地跟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的硕士生（Master）叶雨欣说得热闹。“嗨！”史舒叫着迎面眯眯笑着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IC）计算机系的博士生（PhD）薛宜宁，“这是叶雨欣，在UCL读金融，以后多联络啊。”史舒不管薛宜宁是否愿意联络叶雨欣，先就拜托了。也是的，叶雨欣一个女生独自在英国，又是刚来伦敦不久，她陌生得见着初识的史舒就像遇到亲人似的。叶雨欣说，史舒你多给我介绍几个中国朋友吧，史舒就有病似地大呼小叫着看见的一帮朋友。

“俞冰，”史舒转身呼着好友，“这是叶雨欣。”史舒见俞冰正忙着跟人说话，

她不管不顾地把俞冰硬塞给叶雨欣，“俞冰在 King's (King's College London—KCL——伦敦国王学院) 读分子生物学博士，热心人儿。”史舒嘻笑着没个正经儿，倒是俞冰一如既往地正经儿相，尤其是这么正式の場合。

“这是汪子豪，资深科学家 (Senior Scientist)。”俞冰指着与他说话的人。俞冰这天一身藏蓝色的正装西服，金色领带，白色的衬衣亮得晃眼，衬衣的袖扣蓝色得英国味十足。史舒顺着俞冰的手指看那资深科学家，同样一身藏蓝色正装，不同的是，这人深蓝色领带，浅蓝色衬衣。“好色调啊！”史舒心说他怎占了我的色呢？蓝色一向是史舒的生命色，她这会儿是牛仔褲湖蓝色絨外套，随意得没个場合。

“给我和子豪照张像。”俞冰指使着史舒，他知道史舒的技术不错又随身带着相机。这数码的家伙如今就是好用，想照多



少照多少，只要存卡储得下，重要的是，想删谁删谁，只要看着不顺眼。

史舒说着“站好了啊，你们俩”，就向着两个西装按下了快门，这两个正装同时严肃着给出了笑的表情。“糟糕，这笑还不如不笑。”史舒下意识地心里说着，“好端端的风采，全都被这怪怪的笑给带跑了。”

汪子豪在史舒收了相机时给俞冰留着E-mail 址和电话号，史舒凑上去说：“哎，给我一个吧，传你的形象给你。”史舒从蓝色背囊里取出纸贴放在船舱扶梯上，汪子豪全没表情地写上了他的细节。写完，他侧着身从史舒的左手边走过。“‘资深’吗？不是太像唉！”史舒在汪子豪风一样飘过的瞬间，抬眼看了一下，戴着细边眼镜的汪子豪，三十多岁的年龄，一米八的个儿。“科学家的汪子豪，居然全身透着大公司高层职员的味道，真就奇了。”史

舒这天对汪子豪的印象是模糊的，只有这一点还算清晰。

坐在舷窗边嘉宾座上的资深科学家汪子豪八年前就是博士了，他那瑞典学院可是诺贝尔的学院，医学界讲究背景，他这背景真就不浅。深度着的汪子豪冷眼审视整场的人。“史舒的身上从里到外透着一种气质，是——超凡脱俗吧。”汪子豪的眼光从镜片后面射出来，看着到处乱跑跟朋友们无顾忌说笑的史舒……史舒的一把深棕色软发被深蓝色椭圆形发卡夹着，一颠一颠地移出了人群。

伊丽莎白号游轮（The M. V. Elizabethan）在黄昏中的泰晤士河（River Thames）上慢游着，史舒独自站在甲板上靠在船舷边，沿岸的伦敦标志就从眼前流过，大本钟（Big Ben）、议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塔桥 (Tower Bridge) ……
这些著名又典型的英国代表与她有关系吗？
史舒清醒地明白，这种奢豪与她无关。

俞冰的话传来：“嗨，一个人看风景，自在啊！”俞冰端着一杯啤酒，绅士着走近船舷。“俞冰太适合这种场合了，他的穿着举止言谈都刻意修饰过。”史舒转过头看着俞冰笑。他们俩不是一类人，但就是这么好的朋友，好到知道对方的弱点缺点，绝的是，他们能在各种场合玩笑着褒贬，其实说的都是真话。

史舒的脑子里根本就是空白一片，眼见的景早就随风飘到了它该去的地方。俞冰说：“傻站着干吗呢？进去喝杯饮料，我请客。”在这种场合下一向半傻状态的史舒，根本想都不想就随着俞冰进到船舱吧台。俞冰付钱买了杯橙汁给史舒，史舒可有可无地喝着。

底舱这天有极丰盛的自助餐，俞冰领

着史舒走下船梯。史舒就在拐弯儿时，手里的那杯橙汁不知听了谁的指领“哗”地泼到了俞冰身上，俞冰一声“哎呀”，他那藏蓝色的西装上已满是黄色的橙汁，倒是和金色的领带正配。史舒看着橙色的圈圈点点，不知深浅地取笑俞冰：“不是我的错啊！你要是不买橙汁，就不会洒到你身上了。”俞冰无奈地苦笑着：“好，好！都是我的错。下次，我一定不再给你买橙汁。”

史舒跟着俞冰进入餐厅，满视野的人、食物、声音、色泽……飘进飘出地旋在空中，史舒的脑子开始涨大。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的硕士生黎园高叫着跟史舒拥抱、说话，黎园的装束很贵族，一袭黑色裙衣……俞冰去跟认识的朋友一桌聚会，史舒用笑脸向所有熟悉的人打着招呼。

这场儿在哪见过？史舒的大脑中幻化



出一个场景：一桌桌的宴席，她走进去，一个人站起来向她介绍另一个人，这两个人站在她的左边……记起来了，这是N年前在中国的一个雪天，史舒站立屋窗下无意间大脑得到的景象。今儿这场景与大脑中留存的景象绝绝对应：底舱餐厅的筵席、船舱二层俞冰向她介绍汪子豪，他们俩都站在她的左边……

如此绝妙的对应，幻象与现实的重叠。史舒不敢相信，N年前一幅无端的景象会在现实中活生生地呈现。“这时间地域的跨度可真不小。其中的因由是什么呢？真的有某种预示存在吗？”

这天后面的事，史舒都是昏昏的。她没在底舱遇见汪子豪，也没找到俞冰，就一个人在夜风中走到 Tower Hill 地铁站。一路上，这两幅画面不断地重重叠叠，让她在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真实中游荡。

第二天，史舒到办公室打算传图给俞冰和汪子豪。她走上 Gordon House 二楼，掏出钥匙正准备开门，就听见陈晨那纯正流利的英语飘得满走廊都是，浓得跟每个人办公桌上大大的一满杯黑咖啡似的。

陈晨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这个位置太适合她无休无止地煲电话粥了。电话就在窗下的桌上，电话费由学院付，时间是陈晨的。陈晨读着语言学博士，做着叙述学的课题，她有大把用不完的时间。陈晨这人精力又超旺盛，她可以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其它时间都在分秒紧凑地发 E-mail，打电话，约会见面……史舒看着忙乎乎不停的陈晨，常常就在想：“陈晨这哪是研究什么叙述学啊，整个儿一个运筹学专家嘛。”

史舒也有的是时间，她做着人类学的



博士后（Postdoctor）课题，题目是自己的，时间是自己的，只要不被老板当面撞上，就不用急着报告课题进度，除非遇到难题拿不准了要找老板讨教。好在，史舒和陈晨都用不着老板指点太多，这两个家伙都自由惯了，几个月不见老板才好呢。老板约翰（John）教授（Professor）是院长（Dean of Faculty），每天忙得像个疯子，见他还得先与秘书艾米（Amy）预约，谁会这么麻烦地自找上门呀。史舒乐得自由自在没人管，任她那无章法的思绪在空旷的荒野里胡乱奔跑。

陈晨的双脚高高地翘在办公桌上，她见史舒进来，扭过头挤眉给了个阴笑，扬起一只手做了个“Hi”的动作，就自顾自地继续她的电话。史舒冷耳听着，就知道是陈晨七年前的旧情人，那个南岸大学（South Bank University）的讲师（Lecturer）。“咳，这男人的情干吗腻着放不下呢？

人家陈晨可早就不当回事啦。”只可惜，史舒这话没机会说给这超弱智的 Lecturer 听，就只有眼见着这痴家伙抱着无限的没指望的希望传递着浓得没人要的情。

这办公桌是靠墙的一长溜儿。史舒在接近门的桌上放下电脑，她插电源，接网线，打开 Word 文档，找到俞冰和汪子豪的 E-mail 址，把俩人在船上严肃得怪笑的合影传了出去。

陈晨匆匆收了电话，嘻嘻笑着站过来，倚在桌边对史舒说：“这人的英语这么差，他居然敢张口给本科生讲课。My God!” 陈晨习惯性地用手指卷着垂直的长发，然后，找到一根分叉的发丝，用力一拽，扔到地上。陈晨说话时总是会带出这个动作，史舒的视线也就总会被陈晨的这个动作引着去看陈晨的发梢儿，史舒也就总在想：“陈晨真的有那么多分叉的发梢儿要被揪掉吗？”史舒每次想了之后又都会摇摇头：



“Anyway，这不关我的事儿。”

“英语是你的看家本事，谁能好过你呀，连鬼子都被你说晕了，就别强求你那中国的 Lecturer 啦，人家讲的是数学又不是你的语言。”史舒应着陈晨的话，随手点着信箱。

汪子豪有了回信。史舒点开，见汪子豪的话极短，只是一两句，说没见附件的图。“都是陈晨闹的，害得我连附件都忘做了，只传过去几句没用的废话。”史舒晃晃脑袋，点了附件，寻到那张图，看着它被发送成功。

这会儿陈晨坐回她的位，启动 SONY 电脑，电脑桌面上就跳出了陈晨的美照。史舒第一次见这桌面照时，直觉就想：“陈晨真真觉着这片儿有这么美吗？非得放桌面上？跟妓女相似的。”其实史舒根本不知道妓女应该是什么相，她只是觉得，陈晨这相能让人一眼看到陈晨的私生活，

漫得广而碎，甚至，史舒能在同一时间感觉到漫出画面的陈晨的动态。但这仅仅是感觉，感觉而已，史舒自己也说不清。

“我的 Word 文件打不开了！”陈晨大叫着。

“是你在网上瞎逛，惹着病毒了吧。”史舒不经意地回着，顺手又点了信箱。

看来大家都在网上。这网络有时就让史舒着迷，隔着千万里不着国界的人，在网络的村落里就像邻居似的，串串门儿，说说话儿，分秒就又回了家。汪子豪的信这次是长了点儿，说还是没见图，连带着传过来网上信箱报出的错误原因。

“怎么会呢？”史舒看着汪子豪流畅地道的英文和信箱给出的公文式的英文，“商务信箱没错啊。汪子豪的信箱收不进中文，我写的是英文呀。贴字板上见着了英文信，附件的图文件也做的是英文名，路由不该拦截的。”史舒一时分析不出真



正的错误原因，“换个信箱试试吧。”她另点开局域网，准备进入大学信箱。

陈晨又来打岔，这次是求援的：“史舒，我的电脑算是死定了，没有 Word 软件我什么也干不了，你帮我重新装一下吧。”史舒是见陈晨敲键盘的手指飞快，中英文都极利落，她那聪明劲儿用在学术上是绝够的。

“没问题。”史舒痛快着，陈晨要用电脑写论文，没理由不帮她。“不过，”史舒狡猾地笑着，“你得跑一趟，到我房间把 Windows XP 系统盘取来。”史舒的图发不出去，她不想动地方。

“不就跑一趟吗，跑 N 趟都行。”陈晨接了钥匙，情绪巨高地旋出门，她的中国式长裙紫红色着飘出屋。

史舒继续与那张图较劲儿。她找到图文件，回复了汪子豪的信箱。

Senior Scientist 这天显然也巨有时间钻